

Shijie Tixi Lilun Yanjiu

世界体系理论研究

以沃勒斯坦为中心

江 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Shijie Tixi Lilun Yanjiu

世界体系理论研究

以沃勒斯坦为中心

江 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 / 江华著。—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7.7

ISBN 978 - 7 - 5426 - 2567 - 0

I. 世… II. 江… III. 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932 号

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

著 者 / 江 华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40 千字

印 张 / 9.5

ISBN 978 - 7 - 5426 - 2567 - 0

B · 167 定价：20.00 元

序 言

反思与重建

张广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风云漫卷，时代巨变，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翻天覆地且斑驳陆离的历史画卷，历史的运动与运动的历史犹如一条奔腾的长河，汤汤滔滔汩汩，永不止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国际史学也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变革，并在这种变革中留下了它前进的足印。三十三年前，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发表了《现代世界体系》首卷，一石击起千重浪，后来名闻遐迩的世界体系理论随之诞生，于是争议纷起，褒贬不一，迄今未衰。不管怎样，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也成了当代西方乃至国际史学中的一抹亮色，学界为之瞩目。

近重读江华博士的《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他的大作为这“亮色”描画“绚丽”，为这“体系”刻画“哲理”，取材宏富，分析细微，令人折服。不过，透过这绚丽的色彩与纷繁的体系，蓦然闪现在我脑海中的都是这样的字眼：反思与重建。

反思意味着回顾与总结，重建聚合着开拓与创新；反思是真理与谬误的区分，重建是陈见与新知的替换；反思是重建的基础，重建是反思的体现；反思为了重建，反思与重建是新陈代谢，是革故鼎新，是学术发展与繁茂的动力。对此，其微言大义，自不待言。这里，结合江华的著作，就这一题旨，略抒己见。

从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视角而言。个人以为，反思与重建是测试与推动历史学前行的风向标。以西方史学而论，在长达两千多年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反思与重建不曾中断：公元前5世纪时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是奠立西方史学时最初的“反思者”与“重建者”，并由此建立了影响后世的两种不同的史学范型；公元5世纪前后，基督教神学观念对古典史学作了一次全面的“反思”，从而“重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基督教史学，被学界认为发生了一场“革命”；14世纪开始的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用笔与舌作出了一次新的“反思”，西方史学面临着一次新的“重新定向”；19世纪末与20世纪之交，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受到了挑战，于是又“反思”，又“革命”，西方新史学如同冰层下的激流，破冰而出，开始了20世纪不断重建的历史行程；二战后，痛定思痛，各国历史学家对这场战争、对肆虐一时的法西斯主义，陷入了深深的反思，50年代中期，西方史学又发生了一次新的“重新定向”，亦即建构新史学的“重新定向”。

由此可见，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与反思为伴，西方史学的革故鼎新与重建为侣，犹如水之于鱼，须臾不可分离，倘若失去了反思与重建，死水一潭，止步不前，历史学还怎能前行？学术还何以发展？于是人们渴望寻求这前行中的“风向标”，也就是寻求先行者的足印，并将沿着“风向标”所示，去开辟新的方向。

一个新的“风向标”出现了，它就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难道不是吗？自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出世后，不管是赞扬者还是批评者，都在追随这位“先行者的足印”，于学理的探讨与论见的求索中寻求学术发展的新方向。我们从阿布—卢格霍特的13世纪世界体系理论、威尔金逊的文明——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吉尔斯的五千年世界体系理论和蔡斯—杜恩/霍尔的比较世界体系理论等众多重构世界体系的论述中，分明看到了反思与重建于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关联性和重要性。

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自身的视角而言。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内容庞杂，已超越历史学的界限，重建的是一种“历史社会科学”的新范型。个人囿于知识的局限性，只能从丰赡的沃氏之说中，摭拾一些碎片，藉此说明反思与重建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创立之牵连与意义。

世界体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的重建。关于世界史编纂的反思与重建，自古迄今，随着时代的变化，真可谓是不绝如缕。从邈远的古代，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闭塞状态发展到现当代的“地球村”时代，随着客观的“世界”的变化，历史学家心中的“世界”也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反映到具体的世界史的编纂上也是这样，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对上古“世界史”的最初描述，到当代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的倡导，都可说明这一点。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初出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此前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重建的著作甚多，其中至少应当提到的是 W. H. 麦克尼尔的《世界史》(1967 年)，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 年)，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全球视野和整体观念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沃勒斯坦以其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皇皇巨著步其后，它既汲取了前人与时贤的思想成果，又以一种新的视角来重建世界历史，迅即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叶以来的国际学术界，引发了重大的学术回应。沃氏的重建，基于他对世界历史的反思；而学界又在对沃勒斯坦之说的批评(反思)声浪中，把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不断推至纵深(重建)，前述阿布·卢格霍特、弗兰克等诸说，皆可为之佐证，学术上的革故鼎新与反思和重建的紧密联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包含着无比丰富的内容，它势必要“吸收和改造”前人与同时代思想文化遗产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语)，其中它与年鉴学派的学术联系最为明显，也与现代化理论及依附理论前后相继，但令人

注目的是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的传承与关联。西方学者一般将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或“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云云。究竟如何界定它，当然还可再加斟酌。不过，江华书中以翔实的材料，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的思想联系。对此，却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马克思学说）就是西方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它与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遗产紧密相连且存在着一种相互融通与互补反馈的互动关系，这从马克思本人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产中都可作出阐明。就我个人看来，不管沃勒斯坦以什么主义自称，或学界给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戴上什么桂冠，沃氏之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姻缘联系是难以泯灭的。这不仅因为它与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左派思想同流，而且又与后者的思想资料合拍。倘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作为历史学家的沃勒斯坦，也可把他归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同 E. P. 汤普逊或霍布斯鲍姆等人那样。若此论不谬，我个人以为将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一类，于是，它就呈现出这样的“史学品格”：在消解了“西马非马”的政治价值判断之后，它既体现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脉络承传，也有张扬个性的时代特征，而这种“时代特征”的出现，也势必是思想文化领域新陈代谢的结果。总之，“西马亦马”，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学派或一种类型。

世界体系理论与史学理论。江华在书中明确地指出，世界体系理论既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也是一种史学理论。个人以为，江华的见解是颇具新意的。这为当今国内学界所忽略，在诸多的史学史作品中（包括我们的《西方史学史》、《现代西方史学》），对此都未曾提及。其实，广义的史学理论，既包括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也包括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这似乎已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史家的一种“共识”，但遗憾的是，研究客观历史发展进

程的世界体系理论，却成了被史学史家所遗忘的一个角落。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世界体系理论与重建世界历史的关系，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或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属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范畴，其他如：世界体系理论与发展理论的关系，与新史学派（尤其是与年鉴学派）的关系，与文化形态学派的关系，与传统史学（尤其是与兰克学派）的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等等的关系，简言之，沃勒斯坦所要重建的“历史社会科学”新范型，对于这种种问题的探索与研究，无不是史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放开眼界，由此举一反三，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畅，也为它的开拓与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上文说到“重读”江华的书，并非矫情之笔。作为老师，我清楚地记得这几年他所走过的艰辛的学术之路：新世纪之初的期盼——复旦三年的苦读，尤其是论文的写作——毕业后的“闯荡江湖”，论文的精心修改与成书。他是步步走来，在他的脚印中浸润了他的汗水，但踏实而又坚定，坚韧而又充实。我还记得当初江华选定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学位论文时，对他说过这一论题的研究是对他的一次超越自我的挑战。但江华没有退缩，因为有了学术上力求开拓创新的坚定信念，有了学术上力求超越前人的坚韧意志，他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超越，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我初读博士学位论文时的感受，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我们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一次学术上的“反思与重建”，那么江华对沃氏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又何尝不是一次学术上的“反思与重建”呢。正是凭藉这种“反思与重建”，使得江华博士的这本著作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尤其是当代中国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新进展。为此，个人认为，反思与重建确是推动学术前行的风向标，反思与重建也是学术工作者主体

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

意识的昭示与品格,反思与重建更是学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反思、重建、再反思、再重建,以至无穷,这就是学术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在此希望江华同志继续努力,“谦虚治学,谦虚做人”(这是我老师耿淡如先生对我的教诲),写出更好的学术精品来,以奉献社会。

是为序。

2007年2月于复旦书馨公寓

导　　言

1974年，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迄今已逾三十年。在这期间，世界体系理论无论是在理论的深化还是在理论的运用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如果说以世界体系研究为核心形成一个流派的话，那么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争议，这样的一个流派已经形成。沃勒斯坦既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也是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其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了20世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代表着发展理论的新阶段。沃勒斯坦深刻地批判现代化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传统范式（paradigm），从一个整体性的视角考察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社会发展，重建社会科学，探讨全球化问题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研究现状

对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自该理论创立初期就开始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后，各领域的学者予以高度重视，发表了各种评论，褒贬不一。此后不断推出的关于世界体系理论和实践的著作也都受到学界的关注。

国外对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世界体系理论的理论源流与现实背景、世界体系理论的构架与方法、

世界体系理论对各学科发展的影响,等等。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评价见仁见智:一方面,研究者对世界体系理论予以很高的评价,承认它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突破,对重构社会科学的贡献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体系理论予以批评。世界体系理论被认为具有经济决定论、工具主义国家观和目的论的倾向,并在史料的处理上过于简单,对非西方原始资料的驾驭能力不足,等等。¹在这些研究中,最为系统性的成果是托马斯·夏农(Thomas R. Shannon)所著的《世界体系观导论》。该书初版(1989年)为七章,分别论述了世界体系理论的源流、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动力、综述了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各种批评,并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综合

¹ 重要评价性著作参见 Theda Skocpol,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5, 1977; Aristide Zolberg, "World" and "System": A Misalliance, in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World-System Analysis*, edited by William R. Thompson, Sage Publications, 1983; Christopher Chase-Dunn, Interstate System and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One Logic or Two?, in *World-System Structu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ited by W. Hollist and J. Rodenau, Sage Publications, 1981;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Fred Block, Marxist Theories or the State in World-System Analysis, in *Social Change 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edited by Kockey Kaplan, Sage Publications, 1978; Dale Johnson, Class Analysis and Dependency, i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edited by R. Chilcote and D. Johnson, Sage Publications, 1983; 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Daniel Chirot,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Era*, New York, 1986; James Lee Ray, The World System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System: A Crucial Relationship? in *Foreign Policy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edited by Pat McGowan and Charles W. Kegley, Sage Publications, 1983; Steve J. Stein,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the World-System —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 93, No. 4, 1988; Thomas R. Shann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Westview Press, 1996; etc.。

导　　言

评价。1996年再版时增加了《世界体系分析的新方向》一章。该书不足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因出版时间关系，只是关注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沃勒斯坦；另一是没有探讨世界体系理论与社会科学重构的关系。

在国内，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代化和发展问题日益引起中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广义的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和发展理论的新发展而被引介到中国。80年代中后期，一些比较关注西方理论动态的学者开始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研究，同时翻译了一批论著，此后又在各学科领域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至今不绝。中国学者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关注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介绍和运用。这包括四个方面：（1）评述世界体系理论。学者们从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探讨了世界体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源流，同时分析了世界体系理论的优势和不足。¹其中代表性论著是王正毅的《世界体系论与中国》，该书重点讨论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理论与方法、影响与争论等。（2）探讨世界体系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叶险明认为世界体系理论与全球史观是有因果关系的，余伟民认为“世界体系”是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中

¹ 王宁坤：“‘世界体系’理论浅析”，《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顾云深：“沃勒斯坦与‘世界体系理论’”，《复旦学报》1989年第6期；方宏进：“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理论的理论变革”，《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赵自勇：“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透视”，《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周长城：“发展理论的演变”，《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5期；庞卓恒：“沃勒斯坦和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读《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卷”，《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部分；贾敏仁：“恩格斯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蒋敏：“论沃勒斯坦的国家与世界经济体”，《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舒建中：“沃勒斯坦‘融入论’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舒建中：“沃勒斯坦的霸权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等等。

心概念。¹(3)运用世界体系理论重构世界历史和研究社会发展。基于世界体系理论,王正毅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进程以及东南亚的社会发展,段兆麟规划台湾的农业发展,王建娥讨论国际移民和民族问题,施美琴和龙向阳研究华侨华人问题。²(4)世界体系理论与社会科学的重构。邓正来论及沃勒斯坦对国家和学科迷思的解构,并指出其意义和不足。³第二个高潮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的翻译与传播。⁴《白银资本》于2000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后,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和争议。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1)关于《白银资本》的史学评论。赞同者主要是对弗兰克重构1400—1800年世界历史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认同,批评者认为弗兰克是矫枉过正,但大多承认弗兰克对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史资料把握不

¹ 叶险明:“从现代西方历史学的演变看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3期;叶险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章;余伟明:“‘世界体系’:20世纪研究的一个中心概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²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4部分;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段兆麟:“台湾农业发展的总体与规划——依赖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5期;王建娥:“后殖民时代移民问题的本质与政治共同体的重建”,《世界民族》2004年第1期;王建娥:“世界体系和民族关系:解读现代民族问题的一个视角”,《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施雪琴:“早期东南亚华人资本:历史机遇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龙向阳:“世界体系思想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意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³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⁴ 该书的英文原名为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ReOrient一词是全书的核心,它有双重含义:一是“重新定向”,另一是“重新面向东方”。前者针对社会科学重构,后者指历史中心的定位。

导　　言

足。¹(2)思想领域的争议，主要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两派的争论早在1998年就已浮出水面，这次借助于《白银资本》进一步展开。新左派认为《白银资本》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向标，对我们重建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自由主义认为它只是标新立异，其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²

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涵盖了以沃勒斯坦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题，但这些成果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尚有深入的可能。因此，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某些方面上，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都有继续拓展的必要。

二、基本框架

本书共分为导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计四章。

第一章概述世界体系理论的源流。世界体系理论的源流主要有四：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耗散结构论和发展理论。世界体系

¹ 刘玉能：“弗兰克与社会科学建构的全球视野”，《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江华：“白银资本——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读后”，《史林》2000年第4期；李天纲：“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黄一映：“‘世界一体系’，还是‘世界体系’——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周立红：“弗兰克思想的转航与悖论——兼评《白银资本》及其在中国引发的争议”，《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白银资本》序一；刘禾：“欧洲光影以外的世界”，《读书》2000年第5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开放时代》2001年第8期；王页：“反思习以为常的历史——中国学界关注《白银资本》”，《文汇报》2000年5月13日。

² 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22版；徐友渔：“再谈如何看待《白银资本》”，<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217/1/class02170002/hwz178426.htm>；刘禾：“《白银资本》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年6月23日22版；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开放时代》2001年第8期；萧俊：“看不懂的争论”，<http://sk.cnlu.net/jingji/jj-byzb/011.htm>。

理论吸收和综合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论、剩余价值论、帝国主义论和历史趋势论，借鉴了年鉴学派的跨学科、大范围长时段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采纳了耗散结构论的时间之矢、复杂性研究和世界的“返魅”概念，吸取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学说、世界经济整体论和欠发展概念。在整合这些思想流派的基础上，沃勒斯坦创立了世界体系理论。

第二章考察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与演化。首先分析了沃勒斯坦的学术经历与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以他为代表的布罗代尔中心主导了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然后考察了现代世界体系的静态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和动态节奏（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特长周期和霸权周期）；进而讨论了世界体系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组织建构。

第三章评述沃勒斯坦对社会科学的“否思（unthinking）”。沃勒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研究社会科学的重构问题，尝试扭转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解构学科的迷思，以一体化学科方法建构历史社会科学；解构国家的迷思，以历史体系代替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迷思，提倡全球性的视野；解构客观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迷思，强调历史进程的不确定性和知识的客观性，以及主体的实践意义。

第四章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与其他理论体系进行比较和契合。通过对沃勒斯坦与弗兰克世界体系理论的比较，分析世界体系学派的古典论与现代论的差异；通过对沃勒斯坦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比较，证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翻版；再次，契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诺斯的新制度经济理论，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考察制度变迁，探讨近代以来的国家兴衰；第四，契合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考察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历程来解读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缺席的原因，并提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可能性路径。

目 录

序言：反思与重建 / 1

导言 / 1

第一章 理论的源流 / 1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 / 2

二、年鉴学派 / 16

三、耗散结构论 / 32

四、发展理论 / 45

第二章 结构与演化 / 65

一、沃勒斯坦与布罗代尔中心 / 65

二、特征与结构 / 71

三、趋势与周期 / 96

四、阶级、身份集团和家 / 115

第三章 “否思”社会科学 / 126

一、解构国家的迷思 / 127

二、解构学科的迷思 / 139

三、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迷思 / 156

四、解构客观主义的迷思 / 172

第四章 比较与契合 / 189

一、沃勒斯坦与弗兰克 / 189

二、沃勒斯坦与福山 / 206

三、沃勒斯坦与诺斯 / 222

四、沃勒斯坦与布迪厄 / 242

结语 / 260

参考文献 / 266

后记 / 286